漢書/卷09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循吏傳　第五十九 ◄

漢書
卷九十 酷吏傳　第六十

► 貨殖傳　第六十一

孔子曰：「導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導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老氏稱：「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法令滋章，盜賊多有。」信哉是言也！法令者，治之具，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。昔天下之罔嘗密矣，然不軌愈起，其極也，上下相遁，至於不振。當是之時，吏治若救火揚沸，非武健嚴酷，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？言道德者，溺於職矣。故曰：「聽訟吾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！」「下士聞道大笑之。」非虛言也。

漢興，破觚而為圜，斲琱而為樸，號為罔漏吞舟之魚。而吏治蒸蒸，不至於姦，黎民艾安。由是觀之，在彼不在此。高后時，酷吏獨有侯封，刻轢宗室，侵辱功臣。呂氏已敗，遂夷侯封之家。孝景時，晁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，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，錯卒被戮。其後有郅都、甯成之倫。

郅都

郅都，河東大陽人也。以郎事文帝。景帝時為中郎將，敢直諫，面折大臣於朝。嘗從入上林，賈姬在廁，野彘入廁，上目都，都不行。上欲自持兵救賈姬，都伏上前曰：「亡一姬復一姬進，天下所少寧姬等邪？陛下縱自輕，奈宗廟太后何？」上還，彘亦不傷賈姬。太后聞之，賜都金百斤，上亦賜金百斤，由此重都。

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，豪猾，二千石莫能制，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守。至則誅瞯氏首

惡，餘皆股栗。居歲餘，郡中不拾遺，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。

都為人，勇有氣，公廉，不發私書，問遺無所受，請寄無所聽。常稱曰：「己背親而出，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，終不顧妻子矣。」

都遷為中尉，丞相條侯至貴居也，而都揖丞相。是時民樸，畏罪自重，而都獨先嚴酷，致行法不避貴戚，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，號曰「蒼鷹」。

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，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，而都禁吏弗與。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王。臨江王既得，為書謝上，因自殺。竇太后聞之，怒，以危法中都，都免歸家。景帝乃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，便道之官，得以便宜從事。匈奴素聞郅都節，舉邊為引兵去，竟都死不近鴈門。匈奴至為偶人象都，令騎馳射，莫能中，其見憚如此。匈奴患之。乃中都以漢法。景帝曰：「都忠臣。」欲釋之。竇太后曰：「臨江王獨非忠臣乎？」於是斬都也。

甯成

甯成，南陽穰人也。以郎謁者事景帝。好氣，為少吏，必陵其長吏；為人上，操下急如束湆。猾賊任威。稍遷至濟南都尉，而郅都為守。始前數都尉步入府，因吏謁守如縣令，其畏都如此。及成往，直凌都出其上。都素聞其聲，善遇，與結驩。久之，都死，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，上召成為中尉。其治效郅都，其廉弗如，然宗室豪桀人皆惴恐。

武帝即位，徙為內史，外戚多毀成之短，抵罪髡鉗。是時九卿死即死，少被刑，而成刑極，自以為不復收，乃解脫，詐刻傳出關歸家。稱曰：「仕不至二千石，賈不至千萬，安可比人乎！」乃貰貧陂田千餘頃，假貧民，役使數千家。數年，會赦，致產數千萬，為任俠，持吏長短，出從數十騎。其使民，威重於郡守。

周陽由

周陽由，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，故因氏焉。由以宗家任為郎，事文帝。景帝時，由為郡守。武帝即位，吏治尚脩謹，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。所愛者，撓法活之；所憎者，曲法滅之。所居郡，必夷其豪。為守，視都尉如令；為都尉，陵太守，奪之治。汲黯為忮，司馬安之文惡，俱在二千石列，同車未嘗敢均茵馮。後由為河東都尉，與其

守勝屠公爭權，相告言，勝屠公當抵罪，議不受刑，自殺，而由棄市。

自甯成、周陽由之後，事益多，民巧法，大抵吏治類多成、由等矣。

趙禹

趙禹，斄人也。以佐史補中都官，用廉為令史，事太尉周亞夫。亞夫為丞相，禹為丞相史，府中皆稱其廉平。然亞夫弗任，曰：「極知禹無害，然文深，不可以居大府。」武帝時，禹以刀筆吏積勞，遷為御史。上以為能，至中大夫。與張湯論定律令，作見知，吏傳相監司以法，盡自此始。

禹為人廉裾，為吏以來，舍無食客。公卿相造請，禹終不行報謝，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，孤立行一意而已。見法輒取，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。嘗中廢，已為廷尉。始條侯以禹賊深，及禹為少府九卿，酷急。至晚節，事益多。吏務為嚴峻，而禹治加緩，名為平。王溫舒等後起，治峻禹。禹以老，徙為燕相。數歲，誖亂有罪，免歸。後十餘年，以壽卒于家。

義縱

義縱，河東人也。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，為群盜。縱有姊，以醫幸王太后。太后問：「有子兄弟為官者乎？」姊曰：「有弟無行，不可。」太后乃告上，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，補上黨郡中令。治敢往，少溫籍，縣無逋事，舉第一。遷為長陵及長安令，直法行治，不避貴戚。以捕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，上以為能，遷為河內都尉。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，河內道不拾遺。而張次公亦為郎，以勇悍從軍，敢深入，有功，封為岸頭侯。

甯成家居，上欲以為郡守，御史大夫弘曰：「臣居山東為小吏時，甯成為濟南都尉，其治如狼牧羊。成不可令治民。」上乃拜成為關都尉。歲餘，關吏稅肆郡國出入關者，號曰：「寧見乳虎，無直甯成之怒。」其暴如此。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，聞甯成家居南陽，及至關，甯成側行送迎，然縱氣盛，弗為禮。至郡，逐桉甯氏，破碎其家。成坐有罪，及孔、暴之屬皆奔亡，南陽吏民重足一跡。而平氏朱彊、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，任用，遷為廷尉史。

軍數出定襄，定襄吏民亂敗，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。縱至，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，

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。縱壹切捕鞫，曰「為死罪解脫」。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。郡中不寒而栗，猾民佐吏為治。

是時趙禹、張湯為九卿矣，然其治尚寬，輔法而行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。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，民為姦，京師尤甚，乃以縱為右內史，王溫舒為中尉。溫舒至惡，所為弗先言縱，縱必以氣陵之，敗壞其功。其治，所誅殺甚多，然取為小治，姦益不勝，直指始出矣。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，閻奉以惡用矣。縱廉，其治效郅都。上幸鼎湖，病久，已而卒起幸甘泉，道不治。上怒曰：「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？」銜之。至冬，楊可方受告緡，縱以為此亂民，部吏捕其為可使者。天子聞，使杜式治，以為廢格沮事，棄縱市。後一歲，張湯亦死。

王溫舒

王溫舒，陽陵人也。少時椎埋為姦。已而試縣亭長，數廢。數為吏，以治獄至廷尉史。事張湯，遷為御史，督盜賊，殺傷甚多。稍遷至廣平都尉，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，皆把其陰重罪，而縱使督盜賊，快其意所欲得。此人雖有百罪，弗法；即有避回，夷之，亦滅宗。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，廣平聲為道不拾遺。上聞，遷為河內太守。

素居廣平時，皆知河內豪姦之家。及往，以九月至，令郡具私馬五十疋，為驛自河內至長安，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，捕郡中豪猾，相連坐千餘家。上書請，大者至族，小者乃死，家盡沒入償臧。奏行不過二日，得可，事論報，至流血十餘里。河內皆怪其奏，以為神速。盡十二月，郡中無犬吠之盜。其頗不得，失之旁郡，追求，會春，溫舒頓足歎曰：「嗟乎，令冬月益展一月，卒吾事矣！」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。

上聞之，以為能，遷為中尉。其治復放河內，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，河內則楊皆、麻戊，關中揚贛、成信等。義縱為內史，憚之，未敢恣治。及縱死，張湯敗後，徙為延尉。而尹齊為中尉坐法抵罪，溫舒復為中尉。為人少文，居它惛惛不辯，至於中尉則心開。素習關中俗，知豪惡吏，豪惡吏盡復為用。吏苛察淫惡少年，投鉏購告言姦，置伯落長以收司姦。溫舒多諂，善事有勢者；即無勢，視之如奴。有勢家，雖有姦如山，弗犯；無勢，雖貴戚，必侵辱。舞文巧，請下戶之猾，以動大豪。其治中尉如此。姦猾窮治，大氐盡靡爛獄中，行論無出者。其爪牙吏虎而冠。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，有勢者為遊聲譽，稱治。數歲，其吏多以權貴富。

溫舒擊東越還，議有不中意，坐以法免。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，溫舒請覆中尉脫卒，得數萬人作。上說，拜為少府。徙右內史，治如其故，姦邪少禁。坐法失官，復為右輔，行中尉，如故操。

歲餘，會宛軍發，詔徵豪吏。溫舒匿其吏華成，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，它姦利事，罪至族，自殺。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。光祿勳徐自為曰：「悲夫！夫古有三族，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！」溫舒死，家累千金。

尹齊

尹齊，東郡茌平人也。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。事張湯，湯數稱以為廉。武帝使督盜賊，斬伐不避貴勢。遷關都尉，聲甚於甯成。上以為能，拜為中尉。吏民益彫敝，輕齊木彊少文，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，以故事多廢，抵罪。後復為淮陽都尉。王溫舒敗後數年，病死，家直不滿五十金。所誅滅淮陽甚多，及死，仇家欲燒其尸，妻亡去，歸葬。

楊僕

楊僕，宜陽人也。以千夫為吏。河南守舉為御吏，使督盜賊關東，治放尹齊，以敢擊行。稍遷至主爵都尉，上以為能。南越反，拜為樓船將軍，有功，封將梁侯。東越反，上欲復使將，為其伐前勞，以書敕責之曰：「將軍之功，獨有先破石門、尋驩，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，烏足以驕人哉！前破番禺，捕降者以為虜，掘死人以為獲，是一過也。建德、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，將軍擁精兵不窮追，超然以東越為援，是二過也。士卒暴露連歲，為朝會不置酒，將軍不念其勤勞，而造佞巧，請乘傳行塞，因用歸家，懷銀黃，垂三組，夸鄉里，是三過也。失期內顧，以道惡為解，失尊尊之序，是四過也。欲請蜀刀，問君賈幾何，對曰率數百，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，挾偽干君，是五過也。受詔不至蘭池宮，明日又不對。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，令之不從，其罪何如？推此心以在外，江海之間可得信乎！今東越深入，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？」僕惶恐，對曰：「願盡死贖罪！」與王溫舒俱破東越。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，為彘所縛，語在朝鮮傳。還，免為庶人，病死。

咸宣

咸宣，楊人也。以佐史給事河東守。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，見宣無害，言上，徵為廄丞。

官事辦，稍遷至御史及丞，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，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，稱為敢決疑。數廢數起，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。王溫舒為中尉，而宣為左內史。其治米鹽，事小大皆關其手，自部署縣名曹寶物，官吏令丞弗得擅搖，痛以重法繩之。居官數年，壹切為小治辯，然獨宣以小至大，能自行之，難以為經。中廢為右扶風，坐怒其吏成信，信亡藏上林中，宣使郿令將吏卒，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，射中苑門，宣下吏，為大逆當族，自殺。而杜周任用。

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，大抵盡效王溫舒等，而吏民益輕犯法，盜賊滋起。南陽有梅免、百政，楚有段中、杜少，齊有徐勃，燕趙之間有堅盧、范主之屬。大群至數千人，擅自號，攻城邑，取庫兵，釋死罪，縛辱郡守都尉，殺二千石，為檄告縣趨具食；小群以百數，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。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、丞相長史使督之，猶弗能禁，乃使光祿大夫范昆、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，虎符發兵以興擊，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。及以法誅通行飲食，坐相連郡，甚者數千人。數歲，乃頗得其渠率。散卒失亡，復聚黨阻山川。往往而群，無可奈何。於是作沈命法，曰：「群盜起不發覺，發覺而弗捕滿品者，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。」其後小吏畏誅，雖有盜弗敢發，恐不能得，坐課累府，府亦使不言。故盜賊寖多，上下相為匿，以避文法焉。

田廣明

田廣明字子公，鄭人也。以郎為天水司馬。功次遷河南都尉，以殺伐為治。郡國盜賊並起，遷廣明為淮陽太守。歲餘，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，倩詐稱光祿大夫，從車騎數十，言使督盜賊，止陳留傳舍，太守謁見，欲收取之。廣明覺知，發兵皆捕斬焉。而公孫勇衣繡衣，乘駟馬車至圉，圉使小史侍之，亦知其非是，守尉魏不害與廄嗇夫江德、尉史蘇昌共收捕之。上封不害為當塗侯，德轑陽侯，昌蒲侯。初，四人俱拜於前，小史竊言。武帝問：「言何？」對曰：「為侯者得東歸不？」上曰：「女欲不？貴矣。女鄉名為何？」對曰：「名遺鄉。」上曰：「用遺汝矣。」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，食遺鄉六百戶。

上以廣明連禽大姦，徵入為大鴻臚，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陽太守。昭帝時，廣明將兵擊益州，還，賜爵關內侯，徙衛尉。後出為左馮翊，治有能名。宣帝初立，代蔡義為御史大夫，以前為馮翊與議定策，封昌水侯。歲餘，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，出塞至受降城。受降都尉前死，喪柩在堂，廣明召其寡妻與姦。既出不至質，引軍空還。下太守杜延年簿責，廣明自殺闕下，國除。兄雲中為淮陽守，亦敢誅殺，吏民守闕告之，竟坐棄市。

田延年

田延年字子賓，先齊諸田也，徙陽陵。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，霍光重之，遷為長史。出為河東太守，選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，誅鉏豪彊，姦邪不敢發。以選入為大司農。會昭帝崩，昌邑王嗣位，淫亂，霍將軍憂懼，與公卿議廢之，莫敢發言。延年按劍，延叱群臣，即日議決，語在光傳。宣帝即位，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。

先是，茂陵富人焦氏、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。昭帝大行時，方上事暴起，用度未辦，延年奏言「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，冀其疾用，欲以求利，非民臣所當為。請沒入縣官。」奏可。富人亡財者皆怨，出錢求延年罪。初，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僦，載沙便橋下，送致方上，車直千錢，延年上簿詐增僦直車二千，凡六千萬，盜取其半。焦、賈兩家告其事，下丞相府。丞相議奏延年「主守盜三千萬，不道」。霍將軍召問延年，欲為道地，延年抵曰：「本出將軍之門，蒙此爵位，無有是事。」光曰：「即無事，當窮竟。」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：「春秋之義，以功覆過。當廢昌邑王時，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。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？願以愚言白大將軍。」延年言之大將軍，大將軍曰：「誠然，實勇士也！當發大議時，震動朝廷。」光因舉手自撫心曰：「使我至今病悸！謝田大夫曉大司農，通往就獄，得公議之。」田大夫使人語延年，延年曰：「幸縣官寬我耳，何面目入牢獄，使眾人指笑我，卒徒唾吾背乎！」即閉閣獨居齊舍，偏袒持刀東西步。數日，使者召延年詣廷尉。聞鼓聲，自刎死，國除。

嚴延年

嚴延年字次卿，東海下邳人也。其父為丞相掾，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，歸為郡吏。以選除補御史掾，舉侍御史。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，尊立宣帝。宣帝初即位，延年劾奏光「擅廢立，亡人臣禮，不道」。奏雖寢，然朝廷肅焉敬憚。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，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。事下御史中丞，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，而令得出入宮。於是覆劾延年闌內罪人，法至死。延年亡命。會赦出，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，延年以御史書先至，詣御史府，復為掾。宣帝識之，拜為平陵令，坐殺不辜，去官。後為丞相掾，復擢好畤令。神爵中，西羌反，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史，從軍敗西羌，還為涿郡太守。

時郡比得不能太守，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。大姓西高氏、東高氏，自郡吏以下皆畏避

之，莫敢與牾，咸曰：「寧負二千石，無負豪大家。」賓客放為盜賊，發，輒入高氏，吏不敢追。浸浸日多，道路張弓拔刃，然後敢行，其亂如此。延年至，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。繡見延年新將，心內懼，即為兩劾，欲先白其輕者，觀延年意怒，乃出其重劾。延年已知其如此矣。趙掾至，果白其輕者，延年索懷中，得重劾，即收送獄。夜入，晨將至市論殺之，先所按者死，吏皆股弁。更遣吏分考兩高，窮竟其姦，誅殺各數十人。郡中震恐，道不拾遺。

三歲，遷河南太守，賜黃金二十斤。豪彊脅息，野無行盜，威震旁郡。其治務在摧折豪彊，扶助貧弱。貧弱雖陷法，曲文以出之；其豪桀侵小民者，以文內之。眾人所謂當死者，一朝出之；所謂當生者，詭殺之。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，戰栗不敢犯禁。按其獄，皆文致不可得反。

延年為人短小精悍，敏捷於事，雖子貢、冉有通藝於政事，不能絕也。吏忠盡節者，厚遇之如骨肉，皆親鄉之，出身不顧，以是治下無隱情。然疾惡泰甚，中傷者多，尤巧為獄文，善史書，所欲誅殺，奏成於手，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。奏可論死，奄忽如神。冬月，傳屬縣囚，會論府上，流血數里，河南號曰「屠伯」。令行禁止，郡中正清。

是時張敞為京兆尹，素與延年善。敞治雖嚴，然尚頗有縱舍，聞延年用刑刻急，乃以書諭之曰：「昔韓盧之取菟也，上觀下獲，不甚多殺。願次卿少緩誅罰，思行此術。」延年報曰：「河南天下喉咽，二周餘斃，莠甚苗穢，何可不鉏也？」自矜伐其能，終不衰止。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為治，郡中亦平，婁蒙豐年，鳳皇下，上賢焉，下詔稱揚其行，加金爵之賞。延年素輕霸為人，及比郡為守，褒賞反在己前，心內不服。河南界中又有蝗蟲，府丞義出行蝗，還見延年，延年曰：「此蝗豈鳳皇食邪？」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，利百姓，延年曰：「丞相御史不知為也，當避位去。壽昌安得權此？」後左馮翊缺，上欲徵延年，符已發，為其名酷復止。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，心恨。會琅邪太守以視事久病，滿三月免，延年自知見廢，謂丞曰：「此人尚能去官，我反不能去邪？」又延年察獄史廉，有臧不入身，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，笑曰：「後敢復有舉人者矣！」丞義年老頗悖，素畏延年，恐見中傷。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，實親厚之，無意毀傷也，饋遺之甚厚。義愈益恐，自筮得死卦，忽忽不樂，取告至長安，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。已拜奏，因飲藥自殺，以明不欺。事下御史丞按驗，有此數事，以結延年，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。

初，延年母從東海來，欲從延年臘，到雒陽，適見報囚。母大驚，便止都亭，不肯入府。

延年出至都亭謁母，母閉閤不見。延年免冠頓首閤下，良久，母乃見之，因數責延年：「幸得備郡守，專治千里，不聞仁愛教化，有以全安愚民，顧乘刑罰多刑殺人，欲以立威，豈為民父母意哉！」延年服罪，重頓首謝，因自為母御，歸府舍。母畢正臘，謂延年：「天道神明，人不可獨殺。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！行矣！去女東歸，埽除墓地耳。」遂去。歸郡，見昆弟宗人，復為言之。後歲餘，果敗。東海莫不賢知其母。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，至大官，東海號曰「萬石嚴嫗」。次弟彭祖，至太子太傅，在儒林傳。

尹賞

尹賞字子心，鉅鹿楊氏人也。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。舉茂材，粟邑令。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，徙為頻陽令，坐殘賊免。後以御史舉為鄭令。

永治、元延間，上怠於政，貴戚驕恣，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，臧匿亡命。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，殺義渠長妻子六人，往來長安中。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，詔書召捕，久之乃得。長安中姦滑浸多，閭里少年群輩殺吏，受賕報仇，相與探丸為彈，得赤丸者斫武吏，得黑丸者斫文吏，白者主治喪；城中薄暮塵起，剽劫行者，死傷橫道，枹鼓不絕。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，得壹切便宜從事。賞至，修治長安獄，穿地方深各數丈，致令辟為郭，以大石覆其口，名為「虎穴」。乃部戶曹掾史，與鄉吏、亭長、里正、父老、伍人，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，無市籍商販作務，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，悉籍記之，得數百人。賞一朝會長安吏，車數百兩，分行收捕，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群盜。賞親閱，見十置一，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，百人為輩，覆以大石。數日壹發視，皆相枕藉死，便輿出，瘞寺門桓東，楬著其姓名，百日後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。親屬號哭，道路皆歔欷。長安中歌之曰：「安所求子死？桓東少年場。生時諒不謹，枯骨後何葬？」賞所置皆其魁宿，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，財數十百人，皆貰其罪，詭令立功以自贖。盡力有效者，因親用之為爪牙，追捕甚精，甘耆姦惡，甚於凡吏。賞視事數月，盜賊止，郡國亡命散走，各歸其處，不敢闚長安。

江湖中多盜賊，以賞為江夏太守，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，坐殘賊免。南山群盜起，以賞為右輔都尉，遷執金吾，督大姦猾。三輔吏民甚畏之。

數年卒官。疾病且死，戒其諸子曰：「丈夫為吏，正坐殘賊免，追思其功效，則復進用矣。一坐軟弱不勝任免，終身廢棄無有赦時，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。慎毋然！」賞四子

皆至郡守，長子立為京兆尹，皆尚威嚴，有治辦名。

贊

贊曰：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，然都抗直，引是非，爭大體。張湯以知阿邑人主，與俱上下，時辯當否，國家賴其便。趙禹据法守正。杜周從諛，以少言為重。張湯死後，罔密事叢，以寖耗廢，九卿奉職，救國不給，何暇論繩墨之外乎！自是以至哀、平，酷吏眾多，然莫足數，此其知名見紀者也。其廉者足以為儀表，其汙者方略教道，壹切禁姦，亦質有文武焉。雖酷，稱其位矣。湯、周子孫貴盛，故別傳。

此東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